



### □ 贺毅

又至清明,我来到叔父的墓前。扯掉陵前的野草,擦去碑上的泥尘;点燃一支烟,供上;酌上一杯酒,摆好。一望四周黄灿灿的油菜花,嗅一嗅夹带着花草芳香的泥土味,我的思绪在故乡的田野上飘扬……

#### 为一份报表,他曾下过一次岗

20世纪80年代中期,叔父在一家乡镇机械厂当主管会计。几年的改革开放,乡镇企业在经历了一段红红火火的发展期后,逐渐暴露出了管理粗放、设备陈旧等问题。作为全镇规模最大的乡镇企业,机械厂也从盈利户进入亏损户的行列。尽管如此,厂长依旧年年戴“红花”,以企业能人自居。有一年,全地区要评选“十佳乡镇企业家”。如果能评上,厂长爱人、小孩的商品粮就可以解决了。可想而知,这对于当时是“半边户”的厂长来说,多么具有诱惑力!经过一番疏通,厂长顺利入围。材料上报后,地区乡镇企业管理局下派工作组来调查核实。厂长组织人员突击搞卫生,把厂区院内拾掇得光亮整洁。又临时加派班组,日夜组织生产,看起来形势一派大好。经过看现场、听汇报,检查组感到很满意。一切似乎顺理成章。可是,临走时,调查组组长又直接到财会室,要叔父提供一份当年

的利润表。尽管厂长把叔父拉到一旁,要他重新做一份“好看”的报表,但是,叔父犟着不干,给调查组提供了一份反映真实盈亏情况的报表。后来,厂长的“十佳乡镇企业家”没有被批下来。厂长对叔父又气又恨,不让他再在厂里干了,叔父为此在家赋闲了好长时间。

#### 为十元钱,他曾挨过一次揍

此后,叔父先后辗转在几家乡镇企业任会计。在镇药剂厂当会计的时候,叔父又吃了一回苦头。有一次,一个年轻的采购员来报账。叔父接过单据一看,发票载明:购了一批小药瓶,支出10元钱。各种要素齐全,厂领导也签批了“同意报销”。按说只要领导同意,会计照办给钱就是了。可是,叔父是个极认真的人,他找来入库单核对,怎么也找不到那次采购的入库单。没有买过东西,当然不能报账。采购员的脸红一阵、白一阵,忿忿然地走了。当时,乡镇企业人均月工资水平只有二三十元,10元钱对个人来说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了。为此,那名采购员一直耿耿于怀。有一天,叔父加班后,趁着朦胧的夜色回家。走在乡间的小道上,忽然跳出几个黑影,把叔父狠狠地揍了一顿。叔父跌跌撞撞地回到家里,鼻青脸肿的,把全家人都吓坏了。后来经查明,这是那个采购员采取的报复行为。

#### 因为诚信,他也获得了很多

由于做人、做事实在,叔父也获得了很多荣誉。多次被评为全镇优秀会计工作者。有一年,叔父被评为全市“十佳会计。”参加表彰大会回来,叔父很激动,对婶婶说:“还是做人实在好。”叔父被提拔到镇企管会当了财务科长。后来乡镇企业不景气,为了养家糊口,40多岁的叔父又参加了全国注册会计师考试,居然都通过了。叔父跳了槽,应聘到市里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。20世纪90年代初期,全市掀起了新一轮企业改制高潮,由于叔父的名声在外,很多的审计、验资等业务都由他承担。正当叔父准备大干一场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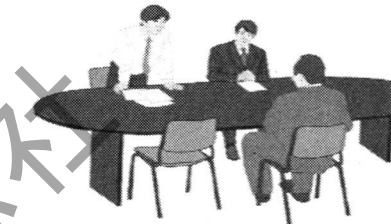
时候,无情的病魔却夺走了他的生命。

如今,我也成了一名注册会计师。想起叔父的那些往事,心里总感觉沉甸甸的……

(作者单位:湖北省仙桃市财政局)

责任编辑 刘黎静

## 重新求职的烦恼



### □ 颜军

已到中年的我,在财会战线上度过了18个春秋。由于所在单位由中央移交地方,由以前的管理性公司变为安置性单位,没有被赋予任何管理职能,于是本人选择了内退之路。我心里盘算着,本人大学毕业,既是高级会计师,又是注册会计师,再加上18年的财会工作经验,在外谋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应该不成问题,这样,带着一份再拼搏的心情,走上了重新求职之路。

本人应聘的第一份工作是一家规模不大的民营企业的财务部经理。当我熟悉了公司的基本情况之后,老板找我谈话,让我开始真正介入单位的财务工作,并谈谈自己的想法。我结合单位的实际,从会计核算到财务管理,从内部控制到规章制度建设,从岗位责任制到人员机构设置等等谈出了一整套的设想和实施方案,力求使该单位的会计核算的质量和财务管理水平上一个新台阶,并把我在国有大中型企业成功的管理经验应用到民营企业当中。可是没曾想,老板对此好像兴趣不大。他皱了皱眉说:“你谈的这